“反华”为何还要过春节？

华人或亚裔的的马年新春佳节刚刚过去。贴春联、包饺子、看春晚，仿佛一切都在提醒我们：这是民族庆贺的时刻，是写入血脉的节律，是几千年农耕文明沉淀下来的时间密码。

不少在这个氛围成长的人，都会不自觉的与亲人，朋友用手机打声招呼，说一声马年愉快，身体健康等祝福或吉利的话。

更近的朋友或围在一起吃顿新年大餐。然后大多数的人是恢复常态，启动一年的静默，等待明年的来临。

但春节对我来说，已经是越来越淡了。想起已走的父母，和各奔东西的兄弟姐妹，那种合家团圆的氛围似乎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。

围绕我的周围，早已换了天地。太太节前远游，寂静之中，突然想起了孩子，操起电话赶忙询问：“你春节回来吗？”他的回答是学习忙，要考试。。。

我叹了一口气。第二天，我看到了照片，他们在一起包饺子。

惊奇之余，仔细分辨了一下。围在一起的同学有大陆南方人，地道的美国人，港台人，甚至还有越南人和日本人。但是没有一个中国的北方人。

他们怎么会想起包饺子？一直的观念以为饺子是北方人的习俗啊。

这难免让我想起了童年时代的春节。那个时候的记忆里：春节就是吃饺子，因为平时根本吃不到什么。

进入文革末期，我到了南方，结果大开眼界。春节的菜肴极其丰富，那个美味的馄饨让我渐渐地忘记了饺子。嘴上虽然不说，但心底里早已把童年的新春当成是“低品味”过节的回忆了。

现在的人也许不知道，老毛的后期是反对过春节的，这些均属于“四旧”的东西。后来为了缓和民间情绪，又有了过“革命化春节”的说法。当然不许放鞭炮，因此吃饺子可能成了唯一的未砸碎旧习。

集体包饺子这种文化，大概先在部队和院校兴起，多多少少被赋予了“革命”的情怀。后来不知不觉地传遍了大江南北，现在似乎又在海外扎根了。

不能否认，这个传统节期现在已经是全世界许多地方的文化标志之一了。

按照普通人的常识和逻辑，过春节就是喜欢或认同这个东方文化的内涵，或许有人还会上升到爱的高度。

华人可以不在乎这些礼节，但逃脱不掉春节对我们的诱惑或情感的回忆，今年就是个例证。

本来有点惆怅，叹息孩子不在家的遗憾。可他送来的，捧着饺子盘的照片，真是让我五味杂陈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成长在文革的毛时代，根本就没正经享受过节日的欢乐和家庭的温馨。还记得大年初一的早晨，父母就被叫去参加“学习班”。周围的环境也是充满了“肃杀”之气，完全没有节日的氛围。

我年幼的时候，很长时间都在纳闷：命都被革掉了，还叫过节？真是精神病！

革命再重要，也挡不住人想吃肉吃荤的欲望。那些饺子里的肉腥味少的可怜。所以，春节，饺子和文革对我来说，都是一回事儿或一个意思，全属于乏味的宣传和说教。不如来一盘土豆烧牛肉，先进入“共产主义”的极乐社会。

几十年又过去了，春节的概念才在我的脑海里被重新塑造起来，但仍然相当淡薄，随意或是勉强。

大概十几年前的一个除夕夜，天空晴朗，别人此时都在在家过年。我却选择人少的机会，从南飞往北方。飞机下，整个大陆上空均是烟花弥漫，不分城乡地域，令我非常惊奇。

一路都在冥想和努力地回忆过去。不是满地的烟花，而是岁月的流失和人们对文化的执着，让我吃惊且感叹不已：毛的“革命化”早已是一地鸡毛，被扔到了垃圾堆！

多年前已经跨海留洋，过不过春节，远没有咖啡来的重要。这些年来，我过圣诞节的愉悦心情明显高过传统的节日，或许这就是儿时春节留给我的“阴影”所致。行文至此才恍然大悟：从前没来得及细想的事情。

今年的春节，已经无家人陪伴。但朋友来了不少，大多是相对新的移民或者是访客。

在春节的饭桌上，遇到了点有趣的事情。因为，朋友介绍了一家新近来美的人士。

他们来自大陆，性格热情而且直爽。笑谈之间，他突然发问：“反华”的人士为何还要过春节？他的太太瞪了他一眼。

大家尴尬了一会儿，很快大笑不止。因为这不是个罕见的疑惑或现象。类似的问题还有：“反华”的为何还要用中文？等等。

你可以举出不少此类让人哭笑不得的问句。这在大陆地区听起来是些顺耳的逻辑对话。

大陆来的客人大多彬彬有礼，无意冒犯主人。看到大家会心的笑意，几个老朋友的目光迅速转向了我，那个意思是：你这个“反华”的东主，还不说几句？

我没有马上答复，而是直接打开了电视，找到了春晚节目。

大陆客人惊叹不已，美国人怎么会允许播放大陆的节目？

我的朋友抢答：“能放这些东西，是亡我之心不死啊！”

“美国能放春晚节目，当然也能过春节，与你反华或爱华毫不相干。”另位朋友如是说。

大家的讨论迅速升温。有人提到：“反华”的，大多数应该不看“春晚”，觉得无味，也不想被洗脑。看看大陆，从北到南，越是开放地区，越少人看“春晚”。

“放在文革，不唱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，可能就是反革命。在文革，愚蠢可以这样无限地延申到生活的每个角落。中国人其实活得真累，连春节也过不好，

还要口是心非地表白什么。”这句话是事实，似乎我亦有同感。

“改开后，回到了常态。可是现在文革的氛围又回朝了”。

我们的访客有点尴尬，但在七嘴八舌之下，似乎有点开窍了。

我理解访客的思维惯性。上述话背后的潜台词是：只要你过春节，讲中文，甚至只要你是“黄皮肤黑头发”，你就应该说“好话”，或好听的话。

“好话”再背后的潜台词是：你要学会赞扬，献媚。。。绝不能有不敬的意思。

换句话说，要想过春节，你必须有三德子的气质和雅量。当然没多少人愿意捅破这层天花板，似乎这已是人人皆知的封建文化思维。

酒过三巡，话峰一转，有人提到了近日的新闻。原来国人还有另一套做中国人的标准。

对比非华人的美国人，墙内人惊叹，美国人现在“流行”：喝热水，进家门换拖鞋，然后就自认定是中国人了。

这种扯淡，连《纽约时报》都插进了一脚。

与斩杀线一样，博主流量当然赚了不少，至于是否符合中国人的标准，有几个人说的，却谁也说不清楚，听起来怪怪的。

我不敢说美国人中没有“喝热水，进家门换拖鞋”的，也不敢说除了中国人，其他族裔就没有这些习惯的。但想想上述“反华”与过春节及讲中文有关的言论，如今的国人咋会活成这个模样？我想起了那个当年人人口中的“革命化春节”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大概有人告诉了客人，我也是个博主。他最后还是追问到了我: 那真正做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?

没有犹豫。我的回答是入门的标准：首先必须是思维逻辑混乱，或者完全没有逻辑。

没有常识和逻辑，不是中国人或哪个族裔的专利。但现实是在铁幕内生活久的人，比例远高过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。但他们常常自命不凡，处处要显摆所知的国际大事。

他愣在那里许久，多有不快。我安慰他：这不是你的错，是现今祖国的悲哀。我想说，老一代的中国人不全是这样，有良知的人很多，但没有说出口。

我又举例如下：以前的中国男人是没有西装裤的，要方便得把口袋全松开再扒下；女人有胸前兜兜，但一定不是文胸或三角裤的那样"洋装"。按照某些人的逻辑，现在的中国人都是"假洋鬼子"。

看看那个厕所马桶，也是外来货。过去的国人要一辈子蹲坑，而且功夫了得。但后来的清宫剧泄露，皇上用的是我们后来在上海滩常见的那种马桶。

据小红书上说，洋人们现在为了做中国人，已经开始"流行"蹲功了。最近，洛杉矶1300电台的华语主播也在推波助澜，宣称美国现在"流行"蹲的功夫了。他称好处多多，包括德智体的方方面面。可怜的皇上们，他们怎么不需练功？怪不得国家搞得这么烂？

聚餐扯到马桶，有点过头。还是说回马年兴隆的话吧！

我们很自然地说到了2026年中国经济或政局的走向。与"反华"的不能过春节相比，"爱华"的绝对不敢妄议中央，我们的客人自然是努力去哑火的。

但他们睁大了眼睛，仔细地品味着我们的每一句谈话。

经不起大家的七嘴八舌，他最终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：但还是谁会下台或谁会上台，以及盛世重现的愿景；而他的太太却一脸不悦，似乎仍在验证为何"反华"的人还要过春节？

有人提到了越来越封闭的大陆环境：如《网络犯罪防治法》已于2026年1月31日颁布，预计几个月后会被强制执行，官方意图堵死所有翻墙上网的对外通道。

出国的渠道也是越来越严。说到这里，这对夫妻已经失控。我们立刻转移了话题。

不过还是他的太太比较实际，转弯抹角地询问起大陆以后的政局或经济前景，她想听听我们的看法。

我直言相告，在这个日益封闭的系统里，各类荒唐的事会越来越多，内部的争斗和消耗不会因为哪个人，哪项政策的改变而扭转衰退的趋势。

建议他们去翻翻我的博客，男客人已经迫不及待了，马上打开了手机。

中国人常抱着自认为最优越的封建制度和落后的文化陋习不放。我比喻到，这正像一壶正在烧的水，没有关闭煤气的阀门，没有可扑灭火的冷却装置。甚至也没有预警设备。大家都在观望，甚至在赞美，等待壶底被烧穿的那个"热寂"时刻。

我们"反华"吗？我问客人的太太，她一脸茫然地看着我：我们有几千年传承的文明，不会衰落的！

"可现在是全球化，网络科技及创新发展的时代。独裁，封闭及钳制自由，就会走向不可逆的衰落！"我的朋友替我回答了她的自信。我补充到，拿美国的好处，再做白眼狼的时代结束了。

访客夫妇已多次来美国，比较美中和对他（她）们个人利益的"利弊"始终是价值观和立场表达的出发点。

有位朋友故意回忆起文革的往事，调侃到："来美国的都是"行走的50万",在毛的眼里，均是"汉奸卖国贼"，只有少许有利用价值的人除外，如当年的钱某某和当今的谷某某"。

大家大笑不止，我赶紧替客人解围：

我们的"反"或"爱"，都已经无济于事，我们只想过一个正常化的春节，不想再回到儿童的贫穷时代。我们厌倦了宏大叙事和以爱国为名的道德绑架，所以我们美国人也庆祝春节。它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，不需要谁来认证的。

最后叮嘱他们，请记得下一个圣诞节来访，那时我们只聊“美国的斩杀线”。